



5.7

●
地

●
台北街头女郎多

●
中国电影出版社

台港电影丛书·剧本(2)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frac{7}{8}$ 插页: 2 字数: 69,000
1988年3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书号: 10061.541 / ISBN 7-106-00010-8 / I·0004

定 价: 1.10 元

内 容 说 明

《地》是台湾青年作家蒋勋1984年发表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作者以写实主义手法，围绕着台北万达贸易公司经理吴敬民的商业竞争活动和爱情纠葛，反映出当今台湾社会的诸多矛盾，传达出作者回归民族与乡土的追求。

《台北街头女郎多》则置身于大都市的旋涡中，侧重描写了歌妓、女演员和知识阶层的职业女性为生活、事业所做的努力以及她们遭到的损害，进而反映出生活在今日台湾的青年妇女复杂的经历、坎坷的命运。这个剧本采用了当前台湾影坛上较为流行的三段式“集锦片”的形式，较有特色。另外，人物情绪、心态的刻画很有韵味。

责任编辑：朱 珠

封面设计：乃 萱

作者介绍

蒋勋，台湾年轻诗人、批评家、剧作家。生于1947年。父母现侨居加拿大。母亲是满清最高贵族的后代，但后来在辛亥革命中成为先进的女性。父亲出身穷苦农民，十四岁时因家里养不活他，在广东、广西流浪，后入军校做工友，最后参军。

蒋勋毕业于台湾“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曾赴法留学，专攻美术。自法返台后在“中国文化院”任教，并曾任《雄狮美术》编辑。蒋勋诗作颇多，出版有诗集《少年中国》、《母亲》以及评论徐悲鸿等现代中国画家的专著。近来参与台湾电视公司文教节目“美不胜收”的工作。

1981年，蒋勋应邀参加了聂华苓主持的美国爱荷华“中国周末”，会见了大陆作家丁玲和黄秋耘，并怀着真挚的感情向黄秋耘同志赠送了自己的诗集。

《地》是蒋勋发表在1984年1月《文季》文学刊物上的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他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围绕着台北万达贸易公司经理吴敬民的商业竞争活动和爱情纠葛，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冲

突，形象地表现了他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日益觉醒，并走上认同、回归民族与乡土的道路。影片具有浓厚的乡土味和时代感。

陈飞宝

B170/29

目次

作者介绍 (1)

地 蒋勋 (1)

台北街头女郎多 林婉玉 刘森尧 (67)

地

编剧：蒋勋

第一场 敬民的房间

早晨的阳光从厚实的窗帘透进。这是一间单人的高级套房。约莫八、九坪大小。一张大床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床的左边邻近浴厕，是一个壁橱。橱门没有关，看得见一些零乱的衣物，甚至一半拖在橱门外。床的右边靠阳台一边是一张灯几，安置了一座新式的按钮电话。床的对面，仅余下来的空间，放了一张书桌。桌上一只黑色的手提公事箱打开着，里面一些公事夹和文件。墙上挂着大幅的Play boy 式的月历。

吴敬民，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俯身睡在大床上。

“阿贞！阿贞……”他的口中喃喃着听不太清楚的声音。

第二场 乡下的梦

南台湾火热的夏天。正午的阳光使所有的物件看来都似乎变白，象一张过度曝光的照片。树木、小路、稀疏的房舍……。这简单的乡村的风景逐渐在氤氲的热气和强烈的太阳反光中可以依稀辨认了。

有一种似乎是蝉叫的声音高昂而且持续不断地响着。

在逐渐辨认出来的小路上，有一个妇人，牵着她的女儿背身向前走去。妇人左手牵着女儿，右手拿了一把破旧的花阳伞。她脚上穿着木屐。小路是没有铺柏油的黄土路，木屐走过，经久旱日晒的尘土便飞扬起来。

女孩的右手被妇人牵着。但是她似乎觉得背后有什么东西在窥伺，慢慢从左边转过脸来。她清明黑亮的眼睛，在氤氲发白的画面上，特别似乎有一种清潭的幽美。她的身后真的有人。一个约莫八、九岁的男孩，穿着印着学校名称的圆领汗衫，蓝色的短裤，赤着脚，手上拿着一根细竹子做成的钓竿和一个小水桶。

他被小女孩回头看见，呆了一下，停住了，然而仍然看着。那孩子清澄明亮的眼睛也是画面里最醒目的焦点。

小女孩被她母亲催促，继续往前走。小男孩沿着路边的树丛跟着。每当小女孩转回头来看他时，他就往树丛后隐蔽一些。这样一路走到一幢农家门前。

这幢农家是普通台湾的老式红砖房子。前面有一片广大的晒谷场。屋楣上嵌了一块写着“河西堂”的匾。由于老式房子开窗较小，厅堂里显得有一点阴暗。

小男孩躲在门外，好奇地从门外张望。他看见母亲和刚才的妇人分别在厅堂两边的竹椅上。

那妇人和母亲说了什么，并且把依在她身边的小女孩推到母亲面前。小女孩怯怯地，走了两步，又退回来靠着妇人。小女孩的母亲站起来，握着小男孩母亲的手说：

“你要把阿贞当自己的女儿待。”

小女孩的母亲把手上的一个包袱放在椅子上说：

“这是阿贞的衣服。”她看了阿贞一眼，速向门口走去。

阿贞大哭起来，叫：

“妈！”

小男孩没想到阿贞的母亲突然出来。正要躲避，正巧与阿贞母亲撞到，手上的水桶、钓竿都撞飞了。他的母亲生气的叫：“敬民！”

第三场 早晨的电话

电话铃响。敬民从梦中惊醒。伸出左手，一把抓起电话。

敬民：喂。

镇玉：敬民。早，六点半了。

敬民（摇摇头，努力使自己清醒，并且清了一清喉咙）：谢谢你，镇玉。

敬民把电话挂回去。他从床上起来。似乎不知该做什么，在小小的房间中站了一会儿。又摇摇头，使自己清醒。走到窗户边，用手拨开一点窗帘。阳光立刻打进来。他的眼睛被刺激，即刻眯了一下。似乎使他一下想到刚才梦中的阳光，蝉虫也尖锐地响起。他又把窗帘盖起。离开了。

浴室里响起水声，漱口、洗澡，及电胡刀嗞嗞的声音。电话又响起来，敬民围着一条大毛巾出来接电话。

镇玉：敬民，对不起，我怕你忘了，再提醒你一次，带利惠公司的彩色样品簿和报价表去机场。米柯先生再三说，如果他今天上机前还拿不到就要在韩国（按：应为南朝鲜。下同。）订货了。

敬民（一面擦头）：知道……噢对，镇玉，你也快把我们昨天的决定通知振声厂的刘厂长……嗯……大概十点钟左右吧！好，他该知道怎么跟古特烈谈……对，还有联合公司……好，再联络。

敬民挂上电话。

第四场 机场

敬民穿着整齐，手上提着公事箱，匆匆从电梯出来。

管理员：早，吴先生。

敬民：早，老张。

管理员：您今天不骑车？

敬民：不骑，我开公司的车。

敬民的车子夹在上高速公路的车队中。

镇玉的车子在东区的大楼间也挤在上班尖峰时间的车队中。

敬民转上了高速公路。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去挡风玻璃前拿香烟，发现一封信。他把信拿近。是妹妹吴敬芬的信。他放下信，点烟。看车

窗外绿油油的农田和红砖的房舍。敬芬信中的话响起：

“哥哥：已经写了几封信，你都没有回信。你真的忙得连回信的时间都没有吗？妈妈说，这是十七年一次的大拜拜，你又几年没有回家了，希望你无论如何回来一趟……”

敬民又回忆到家乡的景色：庙宇，夏天青翠而高的竹林，小溪清澈的水，平整的田陌，以及阿贞，已经十二三岁，穿着学生制服，和敬民骑着脚踏车上学。

到达泰山收费站，减速的震动使敬民一下子又被拉回现实，他匆匆准备付过路费。

机场广播：华航A字二〇二号从香港飞台北的班机已于七时五十二分抵达，请各位旅客从十五号出口入境……

敬民匆匆走进机场大厅，在人群中张望。敬民在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看到美商米柯。

敬民：米柯，早安。

米柯（伸手向敬民握手）：嗨，吴。

广播：西北A字五〇七号班机的旅客请注意，班机即将从台北飞往日本，请旅客十分钟内到二十三号出口上机……

米柯（指指播音器，向敬民）：这是我的班机。

敬民即刻从公事包内拿出文件给米柯。

敬民：这是利惠公司的样品簿及报价表。如果有任何问题，请打电话或电报给公司，我们一

定立刻答复。

米柯：很好。公司一有决定，我立即通知你们。

敬民送米柯入境，互道再见。

敬民匆匆又去找十五号出口。

镇玉下车，走进大楼，电梯的指示灯从七到八到九停止。镇玉从电梯出来，她的步伐快而稳定。

镇玉推开“万达贸易公司”的玻璃门。

敬民夹在十五号出口等待旅客入境的人群中。

两个美国人出来。

敬民（招手）：古特烈先生。

古特烈与敬民握手，并替敬民介绍他的朋友。

古特烈：吴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挤眼睛）一个能干的贸易专才，你将来有生意不妨找找他。

梅尔（和敬民握手）：威廉·梅尔。

敬民（从上衣口袋掏出名片）：非常荣幸认识你。

古特烈：OK，我明天去香港，然后经东京回美国，不能带你玩台湾了，下次再见吧！

梅尔：没问题，一切顺利，再见。

镇玉在办公室接电话。

镇玉：好……那就照我们说的，成货依你开的原价，附件照我们的百分比追加……好，一言为定。最好让古特烈先生多看看电器部门……是，美国商家最不放心这一项。好，他们大概十分钟

到……好，再见。

镇玉挂下电话，拿起一份文件，走向打字小姐。

镇玉：李小姐，请你先打这一件报表，打完立刻叫人送到振声厂去。

打字小姐：是，王秘书。

机场咖啡室。古特烈的声音先入。

古特烈：对，梅尔是英国人，他是英国农械公司东南亚的总代理。

敬民与古特烈坐下来。

敬民：所以，他卖农业机械给我们。

古特烈（伸展四肢）：不止如此，梅尔也兼做进出口贸易。

敬民（等待的表情）：嗯？

古特烈：他说只卖不买不太公道。

（两者大笑）侍者出现在桌边。敬民手一招。

敬民：两杯咖啡。（侍者离开）

古特烈：所以，我要梅尔下次有生意，找你合作。

敬民：这些以后再谈。（他打开公事包拿了一些文件给古）（侍者上咖啡）

敬民：上次我们已经把振声厂的各种资料寄给你了。这是你要的银行信用保单。还有，他们最近新产品的新价格表。

（古特烈一边翻看）

古：很好，我们明天就会看到这新产品是不是？

（敬民点头）

古：今天的行程如何？

敬民：我们十点钟到振声厂去，刘厂长将亲自带你参观工厂内部及操作情形，你如果有问题可以当面提出。中午刘请我们吃饭。下午我们必须去看联合公司的货……

古：是不是那批针织毛衣？

敬民：是的。你去验货后，他们立刻要装船了。贵公司打电报来催呢！（古点点头）

敬民：然后，晚上七点钟，本公司王小姐安排你与裕兴塑胶公司的业务人员晚餐。

古：他们对我们的建议有反应了？

敬民：是的，陈协理说只要再商谈一些细节，双方就可以进行业务来往了。

（古特烈满意的点点头，喝了一大口咖啡）

古：很好，那么，我们开始行动吧。

（两人一同站起）

第五场 关于佑中的秘密

（一名女职员正站在镇玉面前讨论期票的事，电话铃响。镇玉顺手抓起电话，一面还在听女职员说。她“喂”了一声。电话中传来声音）

电话：镇玉，我是佑中啊。听说古特烈……

（镇玉脸色微变，示意女职员走开）

镇玉：佑中啊，我不知道唉。古特烈不是在香港吗？来台湾？不会吧！大概最近不会来台湾，敬民也不在。是……好，他来了，我一定马上通

知你。……

（古特烈与敬民在回台北的车中）

古：我上星期接到许佑中的信。

（敬民看了古特烈一眼）

古（继续）：他好象有很多麻烦的问题。前天我在香港问镇州，镇州好象不愿意谈。

（古用询问的眼光看敬民，敬民脸色有些沉重）

敬民：其实也没什么，我们在一批生意上有些不同的看法。

古（点点头）：许是个好人。只是太拘谨了一些。我记得你说过，你们三个人在大学是好朋友。

敬民：嗯，我跟佑中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考取大学，到台北来。最近好久没见到他，大家都忙，我听说他的化学公司业务不太好。

古：你们不再合作了？

（敬民摇摇头）

古：我本来要跟他订一笔电镀产品。但是，总公司方面改变了主意，否则，这对佑中倒是一笔大生意。

（敬民感到古特烈在暗示什么，不解的看了古一眼）

古：总公司改变主意，是因为镇州的一份统计资料，（古看了敬民一眼，继续说）镇州说台湾的电镀技术还有待改进。他又比较圣诞树及装饰物，认为这两项有广大市场，易于推销，因此